

陈蕊重芳

姒姜◎著

新婚，二人一如春花初绽，美好芬芳；

另娶，权势大棒下花蕾凋零残败。

爱之花蕾，历经风霜，是残败如暮春花，抑或重芳如寒雪梅？

朝華出版社



荷蕊重芳

姒姜◎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蕊重芳/姒姜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5054 - 1760 - 1

I. 落… II. 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9081 号

落蕊重芳

作 者 姒 姜

出 版 人 郭林祥

策 划 王 磊 侯 开

责任编辑 马 艳

特约编辑 萧 盈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投稿信箱 zhhbook@126.com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1760 - 1

定 价 29.80 元

芳華重寶



荷香芳



1	第一章	梅花落	1
9	第二章	梨花序	9
14	第三章	小字梨花初得赋	14
18	第四章	芙蓉共映芳华早	18
27	第五章	岂畏鸚鵡鸣	27
43	第六章	莲花盏上金戈气	43
61	第七章	秋风吹趁枝头嫩 煞雨斑染花颜洁	61
78	第八章	破釜沉舟计中计	78
86	第九章	干戈起	86
98	第十章	秋波未平	98
110	第十一章	芬芳争奈夜雨急	110
121	第十二章	酒醒见残红	121
138	第十三章	飘萼鉴霜风	138
149	第十四章	雪欺娇梅寒中吐	149
175	第十五章	料峭风薄	175
203	第十六章	人生识得几清明	203
217	第十七章	清极不知寒	217

231	第十八章	勿谓歧途	第一章	1
243	第十九章	门掩黄昏	第二章	9
256	第二十章	援戈挥日	第三章	11
272	第二十一章	悠扬归梦唯灯见	第四章	21
282	第二十二章	采芳难赠	第五章	23
299	第二十三章	云鸿相约处	第六章	24
309	第二十四章	七九春归	第七章	16
321	第二十五章	归迟	第八章	25
331	第二十六章	斜晖待雁归	第九章	28
341	第二十七章	寒雪梅中尽	第十章	32
349	第二十八章	蒹葭苍苍	第十一章	311
361	第二十九章	春风柳上归	第十二章	131
377	第三十章	人共梅花老岁寒	第十三章	381
			第十四章	391
			第十五章	231
			第十六章	238
			第十七章	215

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

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

流连逐霜彩，散漫下冰澌。

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

乾定四年，四边战事初定，民丰物阜，过了二月二龙抬头，街上的热闹才散去，但苍屏街上依旧是丝竹相闻。这不，一阵阵伶歌丝丝袅袅地传出，正逢着端王爷的软轿行过，端王掀了下轿帘子，“是哪家置了戏班子？这调儿虽凄婉些，倒颇能入耳。”

跟在轿侧的管家立时上前答道：“回王爷，是孙府在办酒哩！应是庆着孙三老爷今日升了工部尚书的喜。”

“孙骐？”端王微哼了声，放下帘子，管家才吩咐要走，忽然端王又掀起轿帘来，“哎，对了，听说他那长媳也快临盆了吧？”

管家一愣，想了想才小心着回道：“回王爷，奴才不知。”

“你不知道?!”端王显然一怔，眼神有些古怪地朝他看了眼，遂放下轿帘，不再说什么。

管家把手一扬，却未再跟着轿子，而是扭身转向孙府近旁的几条巷子。片刻后，他已返身追上自家主子，回到了端王府。“启禀王爷，奴才打听到骆夫人的确快临盆了，但据说是难产，已经生了两天了，只怕……”管家瞧见主子脸色似乎一沉，便住了口。

端王努着嘴缓缓地点了点头，示意他再说下去。

“呃，好像孙侍郎的侧夫人相氏也有孕了……”管家偷觑着主子的脸色，话说得小心又小心。

“嗯，知道了。”端王拿起侍女送上的茶盏，轻呷了口，除了眼色儿深些，倒也别无异样。

管家揣着主子的意思，又问了一句，“王爷，要不要指个女医官过去瞧瞧?”

端王蓦地朝他盯了眼，复又端着茶盏，“人家的家事，与本王何干?”

“是，是。奴才糊涂!”管家连连认罪，马上退了下去。

端王看着他退出去，才重重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有才却无命，可惜了……”

戏台上的戏仍是一出接着一出，正演着《赵氏孤儿》，把西皮慢板敲得介响，饰庄姬的旦角仰首明月下，咿咿呀呀地唱着，“……宫庭静寂影孤单，不堪回首话当年。为报冤仇熬岁月，要学松柏耐冬寒……”

柔姬陪在于写云身侧，款款笑着，于夫人笑意融融地望着才嫁入不久已叫大夫诊出怀上身孕的儿媳，脸上几乎要开出花儿来，“柔姬啊，多吃点!正怀着身子呢!可要养好喽!给永航养个大胖儿子!我也好抱抱孙子!”

柔姬笑得春花灿烂，略带些苍白的脸颊上漾过两朵红云，倍显娇媚。她倚入于婆婆怀中，嗔着撒娇，“娘!尽取笑柔姬!”

“呵呵呵!”这一撒娇更是把妇人哄得乐开了怀，眼神扫向一旁的丈夫，见孙骥也擎着酒杯与亲家公兵部尚书相渊笑着往这边看过来。

孙永航铁青了一张脸，浑身都绷着，细看之下，那握着酒盏的手还在微微发颤。蓦地，他猛然站了起来，正欲离开，却被其父厉声喝住，“永航!哪里去!”

孙永航回过身，怨悖的眼神埋得极深，只是轻轻扫过一眼其父，神色已平静下来，“父亲，儿子酒喝得有些高了，想去庭院里透透风。”

“不许去!一帮同僚都好好坐在这儿，你去透什么风!”孙骥怒叱儿子，

但言语里总颇有些心虚的意味，连带地，那勃发的怒意，听去也有些故意。

“是啊，你爹今日喜庆，快快，坐下坐下！”于写云笑着打圆场。

孙永航侧身揖了揖，正好避开于写云的一扯，“岳父大人，爹，娘，各位叔伯，晚辈今儿多喝了些酒，有些不胜酒力，还望各位见谅见谅。”

相柔姬朝他看了眼，眼中晦涩，然而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却似乎又微微一宽，正了正身子，便也说了句，“爹爹，娘，永航也的确多喝了些，就让他去吧！再说姐姐临盆，虽说这儿正摆着戏台，但大家都挂着心，柔姬也恨不得飞过去瞧瞧呢。那地方虽说男人去不得，但永航重情重义，自然也坐不住，娘，您就让他去吧！”说罢还扯了扯于写云的胳膊。

于写云拍拍儿媳的手，孙骥也朝相渊瞅了眼，见亲家公也没说什么，也就点头允了，“既然柔姬那么说，你且去吧。”

“是。”孙永航朝四围的人都揖了揖，立刻飞也似的去了，在相柔姬的眼里只留下一个极为匆促的淡紫袍影，往撷芳苑西角一拐，便不见了。

柔姬淡淡垂下眼，素手在自己平坦的小腹上轻轻盖住，眼神终究是涩的，不复方才的明艳。她知道，那儿是回影苑的方向。

“小姐！小姐！你可撑着啊！撑着啊！”溶月牢牢地抓着骆垂绮纤白的手，目光不离那张苍白汗湿的娇颜。小姐……这可怎么好！都已经两天了！怎么会这样！溶月又急又怒，一双眼早哭得红肿酸涩，猛朝身边的稳婆骂道：“小姐到底怎么样了！你倒是给落个话呀！”

稳婆也苦着脸，扶着骆垂绮双腿的手也不自禁地抖起来。接生了十多年，这样的事遇上过，多半是没啥希望活下来了，羊水早破了，孩子却只出来个手。不得以，她只得把孩子复又推进去，再让产妇使力，让孩子的身子顺过来。可是，可是……

稳婆涨着脸看了许久，才断断续续地道：“只，只怕……姑娘早，早，早做准准备吧……”

“什么！”溶月差点瘫在地上，只是不敢相信地盯着稳婆，稳婆被她盯不过，便是在早春的寒气里，也出了一身的汗。“不行！一定要救她！小姐不能有事的！不能的……你一定要救活她！一定要！”她瞅着稳婆不动，不禁大喝一声，“你倒是救呀！她现在还有口气，你难道不救！”她急拽着稳婆的人。

“垂绮！垂绮！”孙永航被几个丫鬟小厮拦在屋外，几番想闯进来，都被阻住，心中焦急得惊怕起来，不禁高声大唤。

“航少爷，您不能进去！还是在外面等吧！里面一有消息就会出来禀报的。”

“你们让开……”孙永航浓眉深锁，只是往前冲。

“小姐！”

里头忽然传出溶月一声哭叫，孙永航只觉肝胆惊裂，面色青灰，只是几脚踢开小厮便推门而入，众人见他如凶神恶煞的模样，心中害怕，不敢阻拦。

“垂绮!”孙永航一见着脸色苍白的骆垂绮那样气息垂微地躺在床上,心一下就冰起来,几步冲到榻前,跌撞在床头,“垂绮……垂绮?”骆垂绮满额都是汗,唇际沾着已成暗黑色的血块,孙永航只觉自己的心都绞在一起了,伸出的手想替妻子擦把汗,但手却一直抖着,剧烈地抖着,抖得心神俱散。

“哎哟！大少爷！您怎么闯进来啦？快出去快出去！”稳婆连忙要把他给推出去。

孙永航猛地一回头，朝稳婆狠狠地瞪着，“你怎么不救她？你怎么不救她！你说！你怎么不救她！”他一把钳住稳婆的双臂，狂乱地吼着。

稳婆见他两眼发赤，心中害怕，只得勉力上前，眼看着骆垂绮要昏过去了，她连忙塞了几片参片入她的口，往她人中上一掐。

“唔……啊……”骆垂绮竭力想睁开眼睛，但最先占据她意识的却只有漫无边际的痛，人像要被撕成两半似的，很疼很疼。

“小姐！小姐！你要撑着！”

“垂绮！垂绮……你不能有事的！你不能！你说过的，愿妾久芳华，随侍君畔永朝夕！你怎么可以食言！怎么可以！还有，还有咱们的孩子！孩子！咱们的孩子！垂绮！”

似乎是永航遥远的声音荡过来，听不真切，只模糊有几声孩子。孩子……孩子……对！她要生孩子……她的孩子……孩子！

“对了！对了！就这样使力！再使力！”

使力……使力！使力……再使力……啊！骆垂绮尖叫了出来，气息急促，抓着身前白绫的手青筋一拧。

“对！对！就这样！头已经出来了！再加把劲！”

孙永航看着她紧闭眼咬着唇地使力，心中有无限柔情，他拉过她的纤纤素手，执在胸前，握紧。另一只手便扣向她的唇际，指节轻轻掰开她的嘴，让她咬着自己的手指，让她将那份痛也传递给自己，让他分担她的痛。

指节上传来一阵紧过一阵的疼，孙永航看着她汗流满面，泪意怎么也忍不住地溢出，滴在骆垂绮的手背上，烫烫的一滴、两滴、三滴……

溶月看着心酸，心中虽是怨恨着这位姑爷，但此时见他如此，也只得狠狠背过身去，猛哽着声擦泪。

蓦地，孙永航只觉手上狠狠一痛，接着便是稳婆终于叹了口气的呼声，“总算出来了！总算出来了！老天菩萨保佑啊！”外头的丫鬟立时捧上热水，将孩子洗净，包好。

稳婆抱过孩子，验了验，是个男孩儿！但面色有些紫涨，整张脸都皱在一处，也不哭不闹，心头不禁担心起来，一把倒拎着在婴儿屁股上拍了几下，仍是未见哭声，心已是一凉，连忙抱到孙永航跟前，“大少爷，是个男孩儿！可是……”

然而孙永航似是根本无所听闻，只是瞅着精神有些涣散的骆垂绮，原本让她咬在嘴里已沾着血丝的手，改握住了她的手，而另一手正轻轻拂拭着骆垂绮额上的汗。他抚着她的眉角，抚着她的脸颊，抚着她耳边的鬓发，眼中满溢的是失而复得似的欣慰与深沉的爱恋，很浓，也很重。

稳婆看到这情景，不由一愣，话在口中讷了半晌，却又吐不出来。忽然身后一个丫鬟惊叫了一声，“啊！血！血！少夫人出血了！出血了！”

孙永航一惊，立时撩起被子瞧了瞧，那里正缓缓积起一摊血，红红的，触目惊心。他撞入他眼里，他回头一把捉住骆垂绮，“垂绮！垂绮！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我！你撑着！撑着！”他似是急得发疯了，一把扯过稳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稳婆被他那样给吓傻了，只是呆呆地道：“是，是，是……血崩了……”

血崩！孙永航只觉浑身的血也在这时被一下抽尽了，手中只知道紧紧地抓着妻子的手，“怎么办？……快！快去叫大夫！把全天都所有的名医都给请来！快去！”

“是！是！”一群人哗拉一声跑出去了。

稳婆这时才稍微回过身来，瞧见这副样子，便上前轻劝了劝，“大少爷，老身做稳婆也做了几十年了，手上经手的产妇无数，像少夫人这样的……唉！您就节哀吧！先看看孩子！这孩子还在娘胎里憋得久了，先救孩子才是要紧！”

孙永航猛地回过头来朝稳婆一瞧，阴厉的眼神似是一头凶兽，不余半点理智，“你敢说垂绮没救？！你敢说她没救！”

稳婆吓着了，只得抱着孩子一步步往后退，两腿直打着颤儿。

“唔……”

蓦地，身后传来骆垂绮一声呻吟，孙永航立时回过头去。“垂绮！垂绮！我是永航，你看看我！看看我！”



骆垂绮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神志有些清明，感觉小腹处似是有什么正在泄去，一寸一寸地，将她的气力抽去，但感觉却很舒适，有种终于获释的轻松。恍惚间，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孙永航泪流满面的脸……这个负心狠情的人哪……为什么明明恨他恨得发狂，却又见不得他这副样子呢？为什么明明说着要恨他到死，心里头却如此痛呢？

爹……娘……看着自己这样，你们是不是也在替绮儿不值呢？

“垂绮！我知道你恨我！但我求你别死！你看看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遭报应好不好！垂绮！”

感觉自己的身子被抱入怀里了，骆垂绮终于迷蒙地看向自己的丈夫，口中翻滚出一句断断续续的话，“……丈夫薄情……终，终……令，令人，生死隔……隔……”

“不！不是的！不会的！不会的！”孙永航泣不成声地一把抱紧她，紧紧地抱着，怎么也不肯松开，“你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当杜迁拖着一名背着医箱似是名医的男子赶到时，就瞧见孙永航似是傻了一般牢牢抱着骆垂绮，眼神直直的，忽然一个激灵，他自言自语似的道：“不会生死隔的，你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你说你恨我，永不原谅我！没关系！你只要让我跟着你……上天入地都跟着你！”

一旁早有溶月捂着嘴哭得泪人似的，杜迁见此也只能长长一叹，朝一旁同道来的医者瞅了眼，快步上前。

“孙少爷请先让一让。”医者道了句，却见他恍然未闻，只得大声在其耳边道，“孙永航！你妻子还有得救！先让开让我瞧瞧！”

“有救？”孙永航惊喜地缓过神来，愣愣地连忙让出身子，凑在一旁看着，连身边杜迁拍拍他肩膀示意他先去一边坐着都恍然未觉。

医者翻了翻骆垂绮眼皮，又垂手去切她的脉，只见腕上一圈青黑的淤痕，不由回头朝孙永航望了眼。

“怎么样？”孙永航马上问。

“先一边坐一会儿，我施几针看看。”医者一点也不客气地将人推开，吩咐着身边的丫鬟，“去熬碗人参汤来！要快！”他随手取出医箱底部放着的艾草，凑着火烛点着了，便敛高其袖子，敷在一处穴上。直到参汤来了，才拿下。他连忙扶着骆垂绮的头，将药碗凑近灌着，见她还能喝，心头稍稍一松。忙又取针在其头部几处穴位施了几针，又在两手处施几针。半晌，收针。

“怎么样？”

“怎么样？”

杜迁与孙永航同时发问，医者看也不看两人一眼，径直吩咐丫鬟，“快打热水来将此处清理干净，产妇体弱易得病。”接着又转过身看向一旁的稳婆，“把孩子抱过来！”

稳婆见他不到半个时辰便止了血，知道他医术甚神，马上将孩子送上。杜迁见状只退于一边，但孙永航却不肯，硬要问个清清楚楚，“大夫，她……”

医者颇有些不耐烦，一把收起检查婴儿的手，狠狠朝他瞪了眼，“你孩子快死了！你看也不看一眼？”

孙永航惨淡地扫了眼闭目无声的婴儿，“孩子以后还可再有，真若不能，大不了我孙永航无后，这都无妨！”

医者并不待见，依旧冷言，“无后？你那侧夫人不是已有身孕了么？”

孙永航脸狠狠地一白，神色忽然间凄怆起来，“是啊……我没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朝医者猛地一跪，“我孙永航可以天地不容，只求能救活垂绮，只求这一条！”说着便“砰砰”地磕起头来。

医者显然也有些受不住这般的话，朝杜迁扫了眼，却见他仍是深沉着脸色，不语，当下只好将他扶起，“你放心吧！你妻子只需好好将养，其余的不必担心。就是这孩子，也会健健壮壮地长大的！”

“多谢大夫！多谢大夫！”

“好啦好啦！”医者撇撇嘴，替那婴儿施针，半晌才喃喃自语，“真是！明明这么钟情，却不知为何走到这番田地……”

孙永航听在耳里，只是苦涩，半句话也说不出。

孙永航在床榻边守了整整三日三夜，对外只称得病，也不去朝会，也不去处理公务，只是守着昏迷的骆垂绮。后来眼看着一点点好起来，他才去朝堂理事，只要一回来便往回影苑里跑。守了月余，杜迁与医者在确定她们母子并无大碍后，也要起身告辞。

那日午后，已是春日融融，杜迁立在一棵梨树下，纯白得不沾一丝儿瑕疵的花瓣儿透出屡屡芬芳。那个时候，也是梨花开得很盛，他的徒儿也是这般坐入花轿，出阁。

孙永航送着医者出来，已完全冷静下来的他在面对骆垂绮身边的人时有一抹很深沉的怅痛，眼神始终悒悒的，但守得很隐约。他朝杜迁拜了下去，拦也拦不住地磕了三个头才起来，“师傅，我没有照看好垂绮，让您操心。”

杜迁极冷淡地瞅着他，忽然有些讥诮地笑了笑，“起来吧！孙侍郎！是

风过，梨花落了孙永航满身，孙永航轻轻拈起一片花瓣，捧在手心，怔怔地看着。

“呵呵，绮儿的生辰总是那般小，让舅舅连着这两个月都不得闲呀！”今儿十一月廿七，过了外甥女的生辰，便要忙着过年了，而在朝里又刚好凑上了这个年前的忙儿，让他有些紧。卞敛秋笑着摸了摸自己已长及胸前的胡须，有些感叹。

“绮儿让舅舅舅母费心了。”年及十七的骆垂绮微垂了头，长长的刘海遮却了细致娇柔的容颜，只见得到乌云环鬓的青丝盘成的一个温婉怡人的“笼芳髻”，一袭白狐裘袄，领子上一圈雪白的狐毛，衬得她纤巧的一点鼻尖更为粉盈通透。

卞夫人成氏温温雅雅地笑着，朝丈夫看了眼，“绮儿总是那么贴心的。”

卞敛秋瞧见夫人递过来的眼色，笑容顿时变得有些勉强与尴尬，但在自己外甥女抬起脸时却马上恢复原状，甚至笑得更开，“呵呵呵，是啊是啊！绮儿十岁就住到我这里，眼看着就这么大了，十七，是出阁的年纪了，舅舅我可舍不得呀！”

骆垂绮略垂的头微微一偏，眼神渐渐浮散开来，笑意也跟着泛开，化成

这一室的婉转清丽，她粉脸轻抬，已凝上一抹嫣红，“舅舅这是拿绮儿说笑哪！绮儿可不嫁人，绮儿要服侍舅舅、舅母一辈子，好好报答您二老……绮儿命薄，爹娘早逝，这些年全靠了舅舅、舅母才得吃穿，绮儿敢不好好孝顺您们二位！”说着说着，杏眸中点点泪光，晶莹剔透，映着一室的烛光灯盏，逸出丝丝柔弱，竟似把人心都扭得疼了。

卞敛秋连忙出言安抚，“哎呀，绮儿，怎么又提起那些事呢？我是你舅舅，你娘福浅，你不跟着我，还能跟着谁？好了好了，今儿是你生辰，别提那些个伤心事了，啊！”

“嗯。”骆垂绮嚤嚤应了声，语气里渗着哽咽。

卞夫人忙瞪了眼丈夫，走过去轻轻拍拍外甥女单薄娇弱的肩膀，“绮儿，别听你舅舅胡说！这些年下来，我和你舅舅可都是把你当亲生女儿一般的疼。你要孝敬当然也该，只是就怕你呀，出落得这般模样，倾国倾城的，教你那从小定了亲的夫君看了等不及，迎娶了去呢！”她出言戏谑，半真半假。

骆垂绮缩在袖中的手轻轻捏了捏袖沿，破涕笑了声，红着脸嘟囔，“舅母！”

“呵呵呵，咱们的小绮儿害羞了呢！”

“小姐，你在找什么？”溶月是从小跟着骆垂绮一起长大的，当年老爷夫人没的时候，她也就跟着小姐来到了卞府。府里丫鬟自是不少，但小姐从来都是细心柔婉的，只与她贴心，对那些丫鬟仆妇客气得像待客似的。

骆垂绮从一裹旧包袱中抽出几卷书册与一轴画卷，细细触抚了半晌，又放到橱里收好。圆满的瓜子脸透着少女的清纯饱满，然而却又于中透出些淡漠与迷惘来。秀眸望着桌上的烛台，火光摇曳，映得人心也跟着晃，迷蒙中，只听她轻轻叹了口气，“我们能待在这儿的时日不长了，早些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也省得他日手忙脚乱。”

“待不长？小姐的意思溶月听不明白。”

骆垂绮朝她看了眼，缓缓一笑，一手拉过她，让她坐在一边，“十多年了，咱们两个一直都在一起，这一次，我也一定会把你带在身边的。”她的身边也只剩下溶月了。她对舅舅、舅母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收留她那么多年，一直待她很好，虽没过过什么隆重的生辰，但平日里吃的用的，总不会差，最让她庆幸的是，原本请的西席没断过。杜师傅很好，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并不以自己是个女子，又少失怙恃而薄待她。他是当世的大儒，她相信，自己的一生有了杜迁这个师傅而变得深刻得多。

杜师傅在前些日子给她提过醒，今年舅舅突然给她办了那么个欢筵来庆